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歸田彙四

雍 虞集 伯生

芝亭永言

七言絕句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
甕牖前頭畫不成
未有樓臺供遠眺
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陲
遠似羊群或似鷺
憶踏春泥看柳色
駝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
野服初成拄杖行
祇好白雲相伴住
天台廬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水暖白鷗渾不去泥深
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惡其淫
鄙別爲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方平欲來共今夕微聞
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奕棋松枯鶴老忘歸時山前酒熟不中喫自有
金盤行五步

閼闕睚鳩在河洲錦幄春溫吁可愁六合清凝海天碧木公
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雲色鬢毛風外稀何事酒壚眠不去塵中
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不肯學仙蚤已翁東家木公公辟谷但汝

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自天興寫竹枝滿堂毛骨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相對
奈烟磯蒼綠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遺佩相思久莫待
明年春蕨長

夢鸞圖

炯炯孤鸞兩目寒波羅臺上准神丹冰容映日初無質故許
空山石夢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柳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似黃髮
爲期樂下不央

八駿圖

瑤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玉殿重來人世換蕭
首荷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人徒御圖中見猶想
君庖賜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鎗斃
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搏來積雪高海空天淨絕纖毫每看劍氣衝銀漢知是
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栢圖

憑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馬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客千年

一度此山來

高趙乘羣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罌致地黃昨日飲餘肌骨煖解持
書卷近晨光

酌張用鼎

老馬尚書賓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晚不及
觀君落筆時

題閔尹門

身隱何為更註書區區閔尹強留軍周公制作成殘缺嘆息
何人問緒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熱惱仍無夢坐到
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
雞犬無聲曉氣寒
童子擬謀朝一食
玉盃盛得露溥溥

一杯濃露滑如飴
灌溉清涼可療飢
畢力石田嗟已晚
空山何處采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
偶共樵歌莫却還
人影自行殘照外
雨雲先入翠微間

次韻答魯子暈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
幾年搖落鏡中鬢
尚情誰與爲膏沐
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晨曦
紉扇高堂兩鬢絲
想見東南賓客盛
臨江醞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
空巢聊寄一毛輕
白雲千載悠悠好
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罔開
選掄更欲藉非才
故人情厚慚衰朽
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恠扁舟不早歸
斜風細雨濕蓑衣
天心月滿江心定
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
敢向漁樵詫美衣
多謝相如遠相問
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
八極無塵水絕波
形質不應猶有礙
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
水晶明簾影接空明
鮫綃剪得霓裳就
却擁

水鬚上太清

郭熙畫本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鐵石柯。訖得玉堂春畫永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衆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選也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唯慙薄德成虛辱，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病消沉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故人遠訪閒相對，共看流泉日日新。

合禮文章体道心，事天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游少，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楊羅李生閩上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紉繹。開窓

東海眇烟霏

子去聲光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遭。畫屏瓊牖開歌吹，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入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遮山松樹子，憑君洒雨洗埃塵。

無題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窈窕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

瞻望眉山草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只託詩書論古親。

吾弟文章絕幻麗，只餘詩句似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風雨

梧桐自一窓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泠
洎得鸞群舞雪翎
千載臨文嗟悼盡
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敬申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
坐嘯風生草木低
傳寫餘威千載外
空山藜藿尚萋萋

聞機杼

唧唧機杼隔林幽
夢覺江湖憶舊游
滿地月明涼似水
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
編閱詩篇未識名
解道折花猶帶露
却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護
高花冠玉擅中園
小冠不厭雙蓬鬢
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筵出露叢
素華高索倚微風
方田種得新秋玉
萬斛濃香屬老翁

天宮會弁若星流
簪毫同朝八月秋
一色尚方新切玉
含香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
衝寒先到寄高情
過橋不是尋常客
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草堂新
過客全歸既有塵
城闌鶯花二三月
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菴
荒陂獨往策羸驂
何如城北蕭閒叟
吟詠

高齋從適參
翠竹如雲百尺樓
川原錦繡出城頭
遙知吟詠羣賢老
清酒千壺薦膳羞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
致老江南隔死生
最憶崖州相憶處
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
區區未忍聽傾危
故人邂逅聊相問
矢死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露寒
郊原花柳柳初蘇
醒七言內外黃庭景
歷歷東風舊鳥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暎
蓬萊宮闕夜半明
晴虛無外來相覓
塵影

俱消湛若存

蕉竹窓中舊席虛
白雲不任意何如
欲占正叔來消息
正植包羲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
飛劍來時月上圓
天下儘多憂樂事
惘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
妙畫千年不可磨
曾有始皇金石刻
李斯文字更嗟峨

崇仁邑士吳景永
文授齊安寓定惠
院書來報寺之海
棠東坡所為賦詩
者今二百五十餘
年枝葉復盛住山
明月溪增其坡翁
舊寓并錄所賦為
寄偶成三章答之
并呈韓公克訖部
使者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籬谷何妨揔化工。
願得工人渾不受，故容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萼是鄉人，人去花飛海復塵。
二百餘年還一見，雨中月下爲誰春。

昔登樓閣俯春濤，紅萼青松翠壁高。
應有故人知我在，鴈鴒春雨老江皋。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島上紅雲二月花。
惟有舊時雙燕子，經春仍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江外踴鷗喜早涼。
高袂圍棋歸別墅，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日暮黃花醉短籬。
每歎觀文修舊史，不逢初志見新詩。

寒山滿雪白，分盡土園果。青篋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
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蕘英茂才，求書北游京師荒山久。
病筆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

國史侍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
共一看之，亦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
常年空喫人間飯，聊爲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
白蘋如雪鷺飛起，耿耿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
萬卷相娛嗟歲晚，一簞猶恐負時豐。

幽幽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
還見丈人耘

題樓攻媿織圖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
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
而教訓之今採麻之效徧天下齊魯尤盛其後功成省
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
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
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
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爲之者撫圖頌詩爲賦二章章四
句

鄉里耕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衮應無缺金玉
餘音到蠶絲

三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咏極波文一上成繭館間琴瑟宜薦
房中滿樂歌

昔者東南抒袖空詠歌蠶織到圖窮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
興王衣被功

送程以文兼東揭曼碩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原俟命
從容絕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遭日書寒莫恠討論成諍論御床
夜索草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
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豈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游賢子獨知懷土念結廬

爲擬草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盡橋邊寄賞儘有詩人在忍向園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不愁老杜不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清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覺沈愁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牕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事只憑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樓遲近百年山豈墓田同水曲不堪夢覺聽啼鵲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亦是耶非百年墳墓惟孤姪因酌寒泉薦蕨穡

寄具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兵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山湖海去扁舟強飲引諸孫

寄于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樣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有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閑情雲房借宿最令寂亦有鄰春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牕坐到夜深誰是伴數枝梅瘦一銅瓶

偶行幽徑喜尋春忽見蒼苔紫出新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
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蒼苔獨對寒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
禁得許多寒

葵榴雙見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約日嬌水國不知炎暑近雙將
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宮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西內歸來還獨看梨園
弟子白

題出塞圖

天下爲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青草
離離詠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倚闌
溪水度雲煙

偶成

野田閑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
吹面鬢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床倚床自炷水沉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
蒼苔良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牕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塵几
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色澄澄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冰肌玉骨便清夢不寫
吹簫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為國此是
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游亦偶然自古無聲春亦去蕭蕭
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悠旌旆馬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黃屋東邊渭水上從官
誰是霍嫖姚

富饒心道四首

碧玉淒涼思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儘有
遺音由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陰夏木掩柴扉空傳秀句蒙區濶世外
高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草金石
臺荒想獨尋

塞外詩書日長歌陶公於此每婆娑匡廬雨過青如畫只為
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為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洗墨春雲濕恐有
神魚起蟄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飛塵不礙晴虛景意識
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斂箴深密靜無私始終慎獨成天德深信
開天自容義

酬酢紛拏君室廬老來漸覺就明虛羨君盛歲先知約絕利
尋源事廣居

別夔玄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
明月幾時開

聞夔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春兩春波舟一葉題詩
先到鳳皇臺

夔玄圃除御史後寄蕭性淵巡檢

望仙亭長最清閒日日吟詩竹樹間長官新歲多冠去誰與
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化不解嘲留與周南舊公兮丁歲寒
聊寫兩三梢

古槽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疎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
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開圖
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從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興聽得
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却作
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癡頑甚無見

無聞忘却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
冷波紅日上當扉
輕雷谷口作飛雨
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鸚鵡短羽毛
筠籠三月未能高
携來聽法生公石
風竹雲松任所邀

投閑雖久尚勞生
數日山居實稱情
香象渡河姑且置
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經霄暖烟籠
畫相尋閑步堤沙
露桃風絮香影傍
烏紗徙倚江樓最久
綺牕迥翠擁雙丫
輕鷗外水村山郭
帆過泊誰家
東華塵土夢漢宮
傳蠟啼鴉記當時
携手何處天涯
日暮清吟未足聽
街鼓催發香車
山翁醉驚雷散
霄深

夜未停搥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
踏破城南蔬圃
故人直是不相忘
把酒看沙頭鷗鷺
青雲得路蘭臺
烏府早晚新承恩
露輕車切莫便乘風
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二疊爲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年注天香
燕坐喜看扶兩几
擊鮮何必瀟諸郎
長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畫
太丘羽扶老一枝
風滿袖凌霄
千歲露垂松不與世間同

千歲事何許
覓松喬急雨輕雷
開道路星河北斗轉
峯巒相對話漁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鬢爲衣輕色蕉藜竹共幽情
病骨不禁湘簾冷夢魂猶似玉堂清畫簷疎雨過三更
銘

虛白齋銘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旣清旣
廓氣容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見穆清廼取虛白肇錫
之名况景太虛接軌真白先生之稱世豈多得天垂休光貴
于丘園寶我谷神守我幽玄冥井在上日月于邁頽懷下土
福祿攸介我瞻草木我行戶庭風雲徘徊雨露載零齋居孔
明夙夜敬止以祈繁釐以報天子冲而不盈涅而不淄上
帝臨女永晶遐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銘其

背曰

晝安以恭夕斂以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崕洞有人善將其
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床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
定敢曰毫至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復得之
銘其陰以示子孫

端而溫謙弥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交窈窕崎嶇遐縱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

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推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照物不遺末出冥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義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遺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跡先覺履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弥崇

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與知者實稱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軼駕白雪晴空春風秀野兩雲霞留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冶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冶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冶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真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蒞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襍烹之卒無所得縛祐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一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黃慄上其

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

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間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瑄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為厲階叔世盡利民生惟乖榮榮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拯投身毒煙身盡表著可政亦熄民以求寧無愧血食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以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其夢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故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與世瞻瞻傍有介士玉板金錄曰帝告汝錫爾榮祿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徧屋取火亟寫神運掌握豪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匱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泚其玄躅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潔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宰淵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

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言與廣成相長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叢書

雍 虞 集 伯生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為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

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平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六五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火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

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事物之理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

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
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
成而朱子歿矣自叙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
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
說豈徒然哉然而為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
慣排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
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
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責於有司而不及奏有 旨俾
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
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
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
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叙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

之與不明於後世而為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
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
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
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
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為記禮者有曰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日治親故襍取爾雅儀
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日釋親 一日宗法
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
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
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
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

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方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

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

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
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
玉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
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
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
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
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屬人生
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上
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
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
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
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
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

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
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
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
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
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
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
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
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儼
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
顯且二二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
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
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
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

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也微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蒙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籀文九千試入體乃得為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為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止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水發義中興篆法於唐學者蓋亦希聞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為繫傳有通釋部叙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克奧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夾際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

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

三世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設疑一

論也國朝至元中趙書少監魯人揚祖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已意篇法浩穢刻梓在尚方字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輩又以爲古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

檢討聊存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矣今瑞陽

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番易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爲

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

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

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

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

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

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

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
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
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
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
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
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
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乎吳興趙
公之書名大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常以此辨之
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
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
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

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
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
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二傳
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
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
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
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竊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
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
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
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
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
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
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

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
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
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與定
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
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
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
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擬
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
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
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
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

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
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
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廩集叙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誦齊民之詩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
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
嘗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
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
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嘆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

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為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 國家定以為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為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說如此心竊異之欲

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真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此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而為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踈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决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出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韓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僉憲維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

程朱之遺論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
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
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
叙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
其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
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敝歷
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
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
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一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
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
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
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治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至正
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
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
更唱迭和以爲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

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
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
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任持勅賜虛白
先生陳寶琳既以

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備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
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
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大地之火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
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闕不如見於咏

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逢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北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印印者焉集束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一年以來求文獻於

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於楚齋李公受知於信齋焉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敝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駁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
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揚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
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
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
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
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
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
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
生息於羣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
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脩其所
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

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達而澹泊閒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
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
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
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
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
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
傷怛迺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
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
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
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
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
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
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

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甄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爲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咏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飮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天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况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况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竟廣矣公萬邦之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

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入誅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傍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

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僕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爲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汎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溯三

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日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誦誦之以說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變亂以還廢軼

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者
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承識者
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
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
歸歟天幸不違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坐之篇而
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五蜀者何啻大
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束於二峽出夷
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汨汨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
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
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雄於文盛於氣中年
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
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
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瀾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
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絀於夷陵而大名在
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
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
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
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三
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
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
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

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者。昆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以私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民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婿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

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天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母忽而溥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歸田集六

雍虞集伯生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云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
滌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
為使奉詔分閫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眾志而安足之
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
仁者猶十數人衣冠其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為諸公一
起為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為
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
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劬行方正嚴重其為
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益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

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陝省府賈公劄公子弟之往來于
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
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
至再出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受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
川以平章留樞筭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
而君不膺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
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
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
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為廣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
州道過崇仁為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
實當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
之來得相從者二稔焉我先人澄湛田野澤無屢空不計聞

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
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
朝先人即歸田全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與東西家講學脩行
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為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
己未先人即出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二年待之若
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沒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
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
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憲先生方盛年
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絕袖
挾關而奔走道墮巨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
云此人子登科謹護之且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
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泚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
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

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漸
被其子孫究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
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
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
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
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
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事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為告
焉來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
郡時為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豈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
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為集省其庭
柏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與不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為得

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繼公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

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

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

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為學則已

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

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

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

盛大發為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

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

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 國朝之初

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

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槩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

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閱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駿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櫟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

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許詩

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山而今集尚有可及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豪芒也窮鄉晚進尚絲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爲未可詎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已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二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三嘆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于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

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勢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

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了也任者承乏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由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 切記讀進士對策於殿廡得劉性粹袁劉開聞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州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奉寄以屬屢屢予之考焉因以廿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拳於先立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

卅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

甚善之命史官修史才全之時未遑也至

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 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具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太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後來者諸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李盡亡其書及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朱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

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家

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君每得書輒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六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出得盡見六經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作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

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多詎
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
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徂
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泳沂上之風者川有舟楫陸
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
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快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
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
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
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
數經濟河之間每以正事有程不獲仰闕里之敬歸老臨川

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現三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
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母曰循母簡慢母退志爲
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
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
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以者得張宣公是
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必親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
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
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
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尚論先
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
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

者代出制作之体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月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事園又章爲鼓吹老亦弃去願獨好爲詩耳嗟夫予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園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音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次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道遙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叙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

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且六十
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二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
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
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
切者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
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叙譜而見之
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以職
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實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
皆為貴官於

國朝傳系可徵而譜世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
弟諸孫之留居鄞川王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為御史來求
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
曾魯公司馬溫公相小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致

見內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
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
廟者慶曆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為余云而今亦不可致
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
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
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
去為釋氏若師古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
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
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水韓氏之譜
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
數世之後雖隆赫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
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廬集
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守可被之弦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亦言声依永律和声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声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爲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約舊譜倣其平仄綴緝成章徒誇律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寺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

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彦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又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道園詩字十口錄卷之三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歸田藁七

雍震集 伯生

序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渥茹和作為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傳考經傳知道脩已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一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闔然而

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平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千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拔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變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

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肅尚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矐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

遇于集靈臺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
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
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
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
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
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
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
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為而志大言高不為有司
識察又十年乃為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為四方之求文者
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
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為文者古
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
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
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
於途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
而無懼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龍岡之麓
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
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
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
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
明心識精敏出其所得以為言者猶未為止也僕小於先
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
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
所感發也夫

曹小圃漢京漫筆序

集蚤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

子也氣象奇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藹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擇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祖祿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藹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漶奔續藁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藁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刻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注故更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以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

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有書以來旬日傍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藁續藁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爲三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日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叙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

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證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山相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及成遂故命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戶書諸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

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覆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浹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藁是

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尼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各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老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為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又在江湖之上今又奉 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

廉使之為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也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藁序

梅亭續類藁三十卷者故宋中山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用之六父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藁二十卷其家既燬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二十卷曰續藁既成然而歿後二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為猶有前代捲倦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一知此之為重乎按龍圖趙公汝

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明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
續彙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
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置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
三用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
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
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
年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賈茶
買爲等司凡入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
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入印識之
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
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
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敢違
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繆中有所佞
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
誌言其孝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叙
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六槩而不及爲也先維公之事著在
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
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
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樓槍豈
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
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止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某書

送揚生序

豫章隱士揚君顯民至矣全只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二歎
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
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

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日晷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三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孝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竟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脈絡之所經并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子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孝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孝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孝焉而無所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立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也

也予誦其言略有公口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孝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宣更之政告成蒼顏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卧痾山中聞其任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歎曰非能

賦能說之大天乎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音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 明聖之心於賦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莽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君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任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澗谷居愧藁序

澗谷居愧藁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季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祐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澗谷居所謂愧藁者自命其詩

集之名也故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携集拜公床下我冠履之意度閒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任而歸省公已去世而澗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夫公嚮游紹雅集巾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藁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家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西昌眉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旨率調暢簡散深不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有詩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子曰建炎初金
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
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謚
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
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 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
者有司嘗以 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
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入者知拱辰
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任而經營
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
餘年翳草萊故國立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草
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會揮淚驩船
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
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碑斷爲隣觀父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
嘗涂寺遺懷薛公起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
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性哉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
至爲太子替善終不爲起許州趙

自隱士起官至一品

京兆蕭軫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
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
汴梁吳彥暉起家行制猶未肯一出

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任者布在班列以千
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 明詔使有司舉
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

至正恩至漏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
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
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脩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
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自歸
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
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為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
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
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
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
患失於憂屋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谷 明詔於萬里
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為序是以渝之舉士不可以不
記

洛陽楊氏族誥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
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為
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
時至墓下乃書為譜錄梓墓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
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
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
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為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
某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
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真然為河南轉運使辟為幕
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其其其益歷憲司御史南行
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
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

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
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
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
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揚
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揚而受氏漢初
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
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
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
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
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
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
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
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則不然薄
海內外皆吾

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
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脉通貫情意字浹養痾疾痛無
不畢達緩輯姬煦無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
士者脩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
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
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翛然一室不妄交
接父之仕國衆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
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
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

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為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古者又皆以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乏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衆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衿焉富庶嗜樵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孽牙攬搶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愚從其欲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蒙髮千里權度之則以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拯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美言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凌且緩也况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三十二卷終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歸田藁八

序

雍 虞 集 伯生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脩君

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
信行篤敬而勗之至以已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
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
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既脩矣吳公之所以望其
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
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已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
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
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
矣昔朱子在時求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
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
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
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
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

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圃也教
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
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 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

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
下逮於胥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
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以功名
自許格倅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
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
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

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與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其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璿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予方爲學官與之同朝者也是以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編涉經史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之宋之既亡晉尚奇交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教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特封拜傍沛故代言之在彙獨

多考績取專故畫一之公續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嗚呼

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之於文史之間身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一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之家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閒之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曾君益初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中曾侯半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軋道已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志其墓石納窆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焘以蔭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

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 國朝元統
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變理溥化來貽其邑詢求其鄉之先
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
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變君召
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叙之按樂安未置邑時
地屬廬陵之末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
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
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
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
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各位之著慨
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
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韻嚴辭直而理勝其有
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壁牘與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

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
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
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
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劬以爲公所著述
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
其後其九世孫申如其郡士熊昶書來告同郡人至順辛
未進士熊燿宰番禺今申如以松溪集來爲刻梓而傳之昶
爲來請略叙其始末公諱燿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
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
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督文字提
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以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

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慶有政金迫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舍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奉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為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猷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安國靈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僕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為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瀟溪

王民贈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毅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朱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

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

仁廟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其嘗聞之時宰之言曰
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 仁皇曰千
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 聖
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較其
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子
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
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江朱禮德嘉
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邑秩且滿而
明詔適下其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其承之奉常畧聞
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
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 孟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

乎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
波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各得意而患夫其道有待於
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
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
孟周程張朱以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
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
趨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
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爲辭言當時之意乎今既輟而復
興 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老病衡郭無
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爲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
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
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
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

皆要言也 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
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
文已委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
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
士其爲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
日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解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
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設壺雅歌以爲樂及觀其退處
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
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
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
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一以至於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
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之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
大以易直子諫之意而行之三以論詠歌之間雍雍乎瀾瀾

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不盡且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
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其叙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有詩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蒞見直廬存初慨歎
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數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
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
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 國家世臣妙
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
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
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
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
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寶三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

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承之德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之學知名大家去之二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為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為知人徐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出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微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為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 又附見二首云

青田子何妙高臺天挺清明不出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芒芒

驕秀欲誰裁

臨川經學邁前脩慕進遺書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遠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習吹獨與幽人雅士咏詩讀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飮予之欲何其幸也前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吹稱之首為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

為騰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
漫澤紆餘清冷以為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首
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
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善篆
書自以為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
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
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
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為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
二月朔旦邵菴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 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存
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間居食貧無以為樂恬憺之極賦
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

秩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
所曰漁野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
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叙

送吳尚志序

今年 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
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
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日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
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
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
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為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
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
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為祿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
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徇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

君子之所歎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
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
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
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
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
坊詩書春秋永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
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賞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
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
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
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
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
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天豈可一之哉吾故以爲
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
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
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尔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
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子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
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
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
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
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
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
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根莖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
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
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

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而欲有所
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
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芄黍苗陰雨
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芄芄憾襍薪之類之言
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已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
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
士書言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
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襟若本埋而敷也詩
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
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
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五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破病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肺腑
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厲已者
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
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爲治
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剗則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
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爲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
安良善而致治乎云尔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
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
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步世遠不無缺鑿難
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衆
若成無已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

河間劉守真乎而其言亦古與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疎魚肉芽稗和之食短味而少力一薄水淺炎蒸濕溼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倖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悞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滿之疾常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眇眇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仗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索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

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哉

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完實繁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樂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勤用其法以自奉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美疏和之藥執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才勢屈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蓋用大

黃朴碎數斤煮以大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足者
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
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飮如此湯劑乎予後跡
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
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閑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
會稽處士賈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
之深心自脩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
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峯者古僊真人之所游
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脩真之事嘗去鄉里
適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
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訪古醫經彙而別之二十有餘卷
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攜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
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

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
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
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
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
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
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
而言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
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
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
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尚有攷於斯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歸田彙九

雍虞集伯生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
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廼以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惻怛
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兩賜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祈得
不爲畜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
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
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
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
花赤前進士燮理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季與郡
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

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于石按郡志宋崇
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省公像而祠之淳熙十
五年郡守錢其重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
城東偏蓋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
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旣而吳公歿侯是以徵
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舊乎百世
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
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
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旣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
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
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
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
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

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
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
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
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
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
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二我思澹二荒坡晨曦載
暉言采其芹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寒露在彼
靈谷尋窮于原亦止于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及聖庭之言匪
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誓命自天哀二民生
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

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
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
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
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
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入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
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
所君子思賢二尊、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
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
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
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没千五百年
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
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探追古作而君子猶以
特公之一事云耳曾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於孤妹

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
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
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
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
其族垂二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
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
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
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
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
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
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
而刻諸祠下云卜又一月一日在虞某記并書彖

奉元路重脩先聖廟學記

我 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

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為急先務奉元本
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
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
於郡東南有禮殿二門其東西廡為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
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為都宮有櫺
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為行省左司員外郎實
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二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
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荐飢
勿違繕葺仍以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為
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
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立以更改治廟宇為請且其說曰諸賢
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待並

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如豫坐食為宜臺端
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倉閭李伯述何執禮李
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
出俸以為之先 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怯憐屯田二總管
府下至郡邑之吏好議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
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粟之給凡為鈔貳萬緡如民間之
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
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
計學廩之贏脩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
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
學田五千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昇之學官六年
御史竇理溥化司廩以為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為大使
學生姜頌以其事來徵予為文以為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

集何政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
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
關陝道孝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意乎集聞之怒士
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
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夫
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
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
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
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
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况於千載之
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
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
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闕雖辨

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
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
而程子以爲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
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
苟而已議興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
歛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
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
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
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盖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
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
亦未有成於此時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
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

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

之 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
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 朝廷不受尊位顯爵以
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
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真而
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
載之於書者莫泝其事至於闕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
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
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
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
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

摠於武陵隋開皇 年始置慈利縣我

國朝

年升爲州 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

寅之歲邑士萬上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
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是
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于
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回道
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
門其端亦以樂善回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
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苴之功循就圯壞仍
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
以學校爲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
弟子貢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
學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

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甃以甃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度于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卜日之吉際佐人士舍菜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二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

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

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之階棟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先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夫烏乎一代之下至于今日爲學之道既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末邪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

更相祖尚輕翻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老且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爲淳樸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以表勵而率先之彬二鄉習之風豈難至哉昔我

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勳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數鎮外閩惠政在人監州卅年甯三千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力矣業侯秩序已出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一侯者而揚于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啟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君子博學治聞名於一時與搢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文可

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燬紹興二年今趙子秀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今曾升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今董堦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爲之記及內附
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毀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

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
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
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言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飾
廟學爲已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俯臨
澄瀟氣象雄固得百泉於荆棘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厨近之
取其漑灌穀租入之蔽虧以續庠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
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司德德者赤忽
都同知小者不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
人蕭燕晏南傑傳行簡也七月使前知貢進上一鐸故宋叅
政正肅公之裔孫邈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
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一
公以名法後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
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亙古之教也尚德今

之學者尚文具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
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脩學也至矣集
敢不申一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
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
而脩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
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
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
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
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
問之不絕其誣乎自偽學之禍興又之而後定及其說稍
行學者不假少以便進取則隋於訓誥之相因雖其書之具
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世祖皇帝觀江上得江漢趙氏畫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

許文正公首徃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又推致乎
聖經賢傳之端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
于郡縣黨術皆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
四書爲先務身人可見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論學之士
思其先正如侍以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
先達學記之立而深思夫謝章一公尚德脩學之意凡予之
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出
將家以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爲廉訪宣
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關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治海
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賄爲鈔汗漫不可
收拾復引小舟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
事爲卑官強以護侯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爲營援之岸上不
動親以數登臨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凡諸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
官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 旧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
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
人猶能道之所由皆有見有簡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
學者言故併及之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暮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
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
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
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章補其事以廟
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 內朝清明外
無繁令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
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窗瓦甍之毀缺及設采色之

黠駁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
一上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榱栝
瑋章之美完以朽填塗墜之取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
於丹侈拒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
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
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
年六月朔日復享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
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
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
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
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冀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
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
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
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在肅然奔走且遵之時至著
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坐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
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不事之際而
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楨也其論胥貴賤將有不可
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
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
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
以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
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
言哉因書以爲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
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旌德唐五季宋以至于今遂爲名邑邑之

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

國朝至元十二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
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
表來爲之幸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存經兵火而寺殿并壞
殆非偶然也歲時之文物有圯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
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承汪惟
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
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
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
爲之記粹表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專簡山水可樂也
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
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饒困瘠
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也贊之倫茲歎其相宜

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
記嗟夫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
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教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
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
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
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
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
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
忠信以勝媮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鬪又表其
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
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
矣是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二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
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况形勢之迫利害

之休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為以盡心於其所當為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入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曆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為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虞理普化字元溥來為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邑不動患除利興入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朞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官凡所當為而力可為者以次為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為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為最重是以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

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而已

元溥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也

作殿之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為師弟子執事

難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

居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

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

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

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

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簿彭那木罕典史能應

官能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

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

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

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為執筆而書之予聞昔

人以崇仁求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廢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

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地修是業而各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自邑田野皆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曰以爲不亦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所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有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

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者舍衡轡趨競之文而求脩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逃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鄉管何愧焉二三十年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懼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

牛養使得以治其 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 孝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
真官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 進士豫章徐邦憲
為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
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繁
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
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
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為縣學
亭有廟之後為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
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令膠東劉德公為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

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
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為菜園
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譴乎乃告邑
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
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為是義舉何俟於眾力請
專為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早親任其
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
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
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撻弱斤
不取於是為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
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為堂凡三下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
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村用工食之費為鈔萬有千
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為記分宜

本分宜春以爲縣表之壯邑也昔者表守祖侯無堙之始建
學於江李泰伯記之屬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
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
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
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大法而兩
先生之言非止爲表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豈不誦之
而知所以爲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
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臨而脩之
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
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承之思有以
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
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 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
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於殿之西或有嘗祀郡縣

有司承

詔今之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

學辨德則在於此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

名其堂曰明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

之以爲物而生之無窮焉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

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

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

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

者率循其道以亦不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

望其所至而自造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

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

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

未嘗少有間斷久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千古十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繫乎五典六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岐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閭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卷之三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六

歸田彙序

雍 虞 集 伯生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葺釋文公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旣以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出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出之相去邈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其定張侯宗頤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譎。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黃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寬厚治。辨聞其來。效也。守居簡清。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爲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壁於清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成。聖賢或

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少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又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憚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者。於言也。風氣旣開。人文宣朗。帝王洪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魏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

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爾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德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責其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察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訓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變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時宣公之弟杓定由守宜奉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盧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侍爲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北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二年山長富壽瑄其始至嘉禾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結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廡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斷松爲枋沉布水底加畫日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一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

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唐是時郡學新作尋經閣書閣之材
尚有堅亮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
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
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
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東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
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敢君
日至而趙某謔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實實克
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法其長身任其勞
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
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
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
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
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

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首
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
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教
枉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退同歸一致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物之私春韋天理之妙其所
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泣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
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樓居於險峻之手大忠
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
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
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表之日宣公閒暇而過之所
以端其爲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一四不知者多
矣當彭守時其殘虐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
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名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

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入于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餘里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棲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甚顛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渾丹升降及遷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突反刺者其東臨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十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恢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而

兗州仙源縣宗原派新宮有朝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二百餘年矣宮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在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二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聰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 奎章大學士康里公燁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妾舍山中盤竭私橐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直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史程趙郭越茲山留璠舍一日願瞻

細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齊問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甃於野備漱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爲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湖濬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烏乎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國氣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

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祖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有時幸莫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璫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修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擬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

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
也千厓君歎子孫出任京師弗違于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
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厓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旣長而
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
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
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
堅飾黠以準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雉蕪之小藝
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傳
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
專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
游其風上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
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青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
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

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
絃誦篋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
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之苦
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
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
順適則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
之微孰究孰擴越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虛者假近
似以立名聲跡鹵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
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
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
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
事焉可也尊信則不徯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
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

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具官盧集
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
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
下車即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滿員於此謹廟祀繕學
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
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 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
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
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
權茶大使黃璧咨以脩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已任禮殿小不
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
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

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十丈有二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
南二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祭舍官廳厨屋加葺焉事具
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
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
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日而像設之具烏裳衣五采絳繡
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適殿棟
桷前後營之交承雷池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
亦如之明年陶礬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節以文瓦
建以鵝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二役二使者一以屬黃君
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庸一出於私帑
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
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
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

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
審人以托之不以類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
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
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
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
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
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
爲學則尚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
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其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
以學其學也有司奉 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校官溥海內

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無不同也記事者
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調勸此南康都昌之脩學所以不
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
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
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南康之爲郡也最爾湖山之間甫
及百年周子朱子爲之守其化民之速入又之深豈他郡之
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馮椅曹興宗
四君子者實從朱子游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
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冰我

皇元之治著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爲其曾
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以爲一官五年懼
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
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

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爲大改作禮殿講殿具而已其門庶諸
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
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爲垣以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
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釗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
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更錢必至庫民無敢
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
校之有興也其宮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
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凜稍旣其會其羨得
二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株移之木千旁邑以
巳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
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庖凡梁棟宋楠一物之旣朽一木之不
堪者悉徹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山綿構高其巽可以經
久焉外三門甍朽甚不備觀美易以桓植築治垣墻而厚周

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執焉成以其年十一月予旣爲記其事
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
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潭皆不及其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
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

出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
衣披于夫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
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爲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
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
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
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
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
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故驗乎躬行
之實采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

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冊所謂
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
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
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為新奇以欺世其
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
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
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
元之五年庚辰四月庚其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入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
等脩其屋宇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
時不敢發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
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

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思辨弼海其從弟身仲孫子仿在都昌
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為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
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二年又以事文公者
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
集以相切磋嗟又如此者二十年而鄉都州間父兄子弟
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朱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
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
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為精全以勉學古之上焉澹泊
堅篤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
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

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
苟有以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思思有

以辨存動祭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為聖賢之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奔亦已甚矣今也緣黨序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丞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為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官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覈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為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公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宋氏之學溯濂洛而求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為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雜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世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琪之從父與為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繳國宋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

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為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為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谷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所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者為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

一以苒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幹公玉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之依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為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為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為文書使郡人朱所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所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叙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為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卧病莆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為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者而為書自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為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由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為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為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為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中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揚氏之所傳至於

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抵不
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以顏曾之事且無見而然哉
而後知文公之於之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
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
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館領臺成均以至正固有守左
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
通經制行泊如諸生繇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
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至令人思之
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倅劉公顏文雅通敏
幕府諸苛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
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
建安書院山長中屠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 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唐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 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
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
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 國家尊信其學而
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之所行
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
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曰考亭建
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自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
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禾之記陳義紀
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
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
校之事爲已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

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美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
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
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
爲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首更造悉視其所宜而
不敢過自堂租其赤旣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以部
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
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章齊之言
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且蓋至於晚
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
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飄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
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疏之薦執事有恪高
堂虛室若有墜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
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君高之升降觀感而

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况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
人道耳熱心存者從容論言以相勉勗則有准有得而不自
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郡曾之風所以見問於天下
後出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
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至音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
迎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雍虞集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
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
稽在昔

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旣寧兵偃弗
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畫辰桑爲衣食之本始置
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人各得兼其事而摠以大

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畫景已治
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
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
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
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醫者
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於一方一曲
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
于二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
醫之一伎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二聖人則不足以盡
其神聖之能事意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
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
里海牙之孫丞相觀事

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二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
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
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上有
正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
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
之所享壽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
意吾民熙熙然圉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
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
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
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二皇廟記

二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一郡縣皆立

諸醫者之學我 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燮理
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圯
陋弗處爲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
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材庀
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
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
者有祭道焉專宮爲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
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
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
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
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
吾民也置縣于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 國家之仁澤亦六
十有餘年矣 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

今吾之來推承事於以治教休明之日午殺無其蠶害上無徵
調之急外無拘鼓之警苟有少屬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
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
乎豈將使吾民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以廣
我 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
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
因於醫請以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
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祭之四時寒暑之變
五行爭異之沴而謹避之又祭夫嗜欲之陷溺忿恨之觸與
衿勝之煩耗機筭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闕壓溺
蠱亂腊毒搏噬蠹螫毋使有以嬰乎其外也脩叙倫理受業
服事以老子長孫於 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
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

一尺深廣皆一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平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為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也則為之城郭甲兵焉為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為之衣裳以宜其煖寒為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診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熅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

世祖皇帝混一字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

為德以聖神之能為能凡所以為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瘡痍疾痛不得不以為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負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參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為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性禮行事者為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

國朝聖祖之深意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二十有餘年

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化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脩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永薄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為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為業佳藥以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為廟閭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楹神門兩廊楹之其都宮有墻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品之長邑有

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楹神之室若座有丹牖梁楹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堯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聖祖之為制你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為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吾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肆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癘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膏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二帝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

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為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千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遵豆鼎俎之宜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權為太常掾者數年歲感兩宰曹寧之安邑又宰表之分宜

所以能懔懔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一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天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為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為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為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為故常漫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為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徹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術達於市深十有一丈作開天之殿以奉

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 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二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官環雘於外門矣作於仍改三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診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拯之者其職也是以我

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求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

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名臣虞某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 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祭盛器血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閑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 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醜諸醫者而師弟子之面稱無所從出夫

國家制爲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診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熅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爲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憚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爲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焉吉
安之爲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
之爲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特力有所未至耳乃改至元
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
謝縉孫以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公其郡始建醫
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乃亦兒赤率廬
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
上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担出之半歸諸
醫學以備用狀上侯與司官議許之乃命七口水州達魯花赤
佛留與其學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
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
醫學師泰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
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

市井無大小必口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
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事命之矣
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
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
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一二
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等事
於國家始制廟持此不具畫員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Faded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因定必隨隨執此不具書量由人其便其時其文二
人南面祭生而今臨其時時之由祭之即日其平人
其時宮之文其書其書之其作回其官其人其書也其
亦下其天其全其書其去其可其書其文其今其書其書又
而對其又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